

2004年 收获

短篇
小说
精选

HARVEST

金仁	爱情诗
莫言	像嘴
莫言	大风女的情人
莫言	一群孔雀
皮楚	蜂房
张歌	蓖麻旗
荆阳	国和赵小兵
曹寇	摸鱼儿
刘庆邦	采浆果的人
迟子建	去张城
手指	小镇人物
孙方友	光裸的向日葵
沈东子	桃红杏红
鲁雁	婚纱
姚鄂梅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
收获
HARVEST

短篇
小说
精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收获 2004 年短篇小说精选 / 《收获》编辑部选编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404-3494-5

I. 收... II. 收...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1788 号

收获 2004 年短篇小说精选

作者: 莫言 等

出版人: 刘清华 李永平

责任编辑: 谢不周 李永平

发行人: 张辉

出版统筹: 营盘兄弟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封面设计: 李筱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E-mail: brother_culture@yahoo.com.cn

社址: 长沙市东二环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210 千字

印张: 9.5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04-3494-5/I·2167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目 录

- | | | |
|-----|-----|--------|
| 1 | 金仁顺 | 爱情诗 |
| 19 | 莫言 | 挂像 |
| 43 | 莫言 | 大嘴 |
| 57 | 莫言 | 麻风女的情人 |
| 75 | 皮皮 | 一群孔雀 |
| 93 | 张楚 | 蜂房 |
| 113 | 荆歌 | 蓖麻 |
| 129 | 朝阳 | 国旗 |
| 149 | 曹寇 | 我和赵小兵 |
| 165 | 刘庆邦 | 摸鱼儿 |
| 181 | 迟子建 | 采浆果的人 |
| 203 | 手指 | 去张城 |
| 221 | 孙方友 | 小镇人物 |
| 231 | 沈东子 | 光裸的向日葵 |
| 253 | 鲁雁 | 桃红杏红 |
| 271 | 姚鄂梅 | 婚纱 |

金仁峻

爱情诗

1

安次和赵莲第一次见面的晚上喝了太多的酒，很多细节在事后变得无法确认了。他怀疑那一夜的诸多美妙情感是被酒精渲染出来的。所以，他宁可把第二次见赵莲，当成他们之间真正的开始。

那天他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她说我是赵莲，遇到一点儿麻烦，请你帮帮我。

“哪个赵莲？”他眼睛盯着电视，心里这么嘀咕着，一不留神，话就脱口而出了。

“我是……洞天府的赵莲。”电话里的声音变得低沉了。

安次一下子想起来了。

“对不起啊，对不起，光记着你是洞天府的‘第一美女’，忘了你的名字了。”

赵莲短短地笑了一声。

2

两个星期前，安次的哥哥安首在洞天府请客。洞天府的老板是安首的哥们儿，安首订包房时，嘱咐了老板一句，“给我挑个漂亮机灵的服务员，上次那个说一句她动一动，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

洞天府老板是个笑面虎，“我把我们酒店的第一美女给你派过

去。到时候你别忘了给小费。”

赵莲就是那个“第一美女”。她平时不端盘子，站在酒店门口迎宾，这天晚上临时被老板抽调过来，身上还穿着宝蓝色丝绸旗袍，头发拢在脑后盘成发髻。打眼一看，“第一美女”虽然言过其实，但她肤色白净，唇红齿白，加上身段婀娜，拧着腰肢那么一走，当真是步姿撩人。

赵莲知道这桌客人跟老板的关系非同寻常，也知道自己赏心悦目，笑容格外甜美，动作很有表演性，十分殷勤地给客人们添酒倒茶。酒桌上气氛融洽，六个人先喝了三瓶五粮液，又喝了十瓶啤酒。

正经事儿谈得差不多了，安首讲了几个段子活跃气氛。一桌子男人笑得东倒西歪的，有人斜睨着赵莲说：“安老板得注意影响啊，这里还有女生呢。”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比这邪乎的她们听得多了。”安首回头看了一眼赵莲，问，“是不是啊？”

赵莲笑而不答。

“现在的女人喝酒比男人厉害，讲段子也比男人厉害。”

安首怂恿赵莲讲段子，“我给你小费，一个段子一百。怎么样？”

“我不会讲。”赵莲借口取果盘，红着脸出去了。

“装什么纯情玉女。”有人盯着赵莲的背影说。

“喝酒喝酒喝酒，”安首把杯子举起来，“喝完酒我带你们去看纯情玉女秀。”

大家笑起来。

吃完水果，安首带着客人先走了。安次留下来买单。包房里一下子冷清下来，有了股空旷的意味儿。满桌子残酒剩菜，散发出让

人颓丧的气息。赵莲拿着账单去前台结账，出门前打开了几扇窗子，安次的头晕乎乎的，坐在窗边的椅子上透气，冷风一吹，胃里的酒翻转、扭曲起来，顺着食道直往上蹿。

安次捂着嘴出门时，赵莲拿着单子刚回来，他顾不上跟她说话，径直冲到洗手间去吐。吐完了，胸口爽快了不少，又用冷水漱了口，洗了脸，这才回到包房。

包房里已经收拾过了，连桌布也换了新的，赵莲给安次沏了一壶新茶，让他醒醒酒。

“外面下雨了。”

他们就着这壶新茶，聊了一个多小时。多半是安次问，赵莲答。赵莲今年二十，是家里的独生女儿，考大学那几天生了病，没考上，也不想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了，正好看见“洞天府”招工，就到这里来了。

“家里没什么靠山，就算考上大学了，找工作也很费劲儿。”赵莲微微地笑着，仿佛在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安次想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正在大学读书，狂热地迷恋着朦胧诗。那时候朦胧诗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摇滚乐。安次的情绪不知不觉地有些激动，望着外面，雨还在下，凉湿的空气扑面而来，他给赵莲背了一段北岛的诗：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朝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交出现在，



决不交出你。

赵莲的眼睛闪着光。安次在她的眼睛里面看见自己挥舞着手臂的形象。“那个时候女生也和我们一样，把诗歌当成生命中最神圣的东西，比化妆品，比衣服鞋子之类的重要得多，甚至比谈恋爱都重要，她们和我们一样整天骑着破自行车——不能骑好车，好车老是丢，大学校园里净是小偷——参加演讲比赛，诗歌讨论会，偶尔看一场舞台剧。”

安次离开洞天府时，往赵莲手里塞了二百块钱小费，还给她留了一张名片，“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给我打电话。”

赵莲拿着安次的名片，“噢”了一声。

“怎么了？”安次问。

赵莲笑了，“你手机后面的四位刚好是我的生日。”

“是吗？”安次也笑了，“看来，我们是有缘人啊。”

3

安次临出门时看了一眼表，十一点多一点儿，路倒不远，开车十多分钟就到了。

赵莲站在路边等着，仍然穿着旗袍，不过这一件是月白色的，被车灯一闪，波光粼粼的，好像把一层水穿在了身上。

安次心里暗暗惊奇，同样的衣服，在酒楼里穿，是地地道道的服务员，到了外面，摇身一变成了电视剧里面的姨太太。

车停下来以后，赵莲先跟他要了一块钱，跑到附近的杂货店里

给人送去,然后才上车。她显然哭过了,眼皮有些红肿,怕冷似地交叉胳膊抱紧自己。

“怎么了?”

赵莲不说话。

安次把车灯关掉,两个人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

“出什么事儿了?”

赵莲不说话,嚤嚤哭了起来。

安次在家看了一天影碟,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这会儿赵莲压低的抽泣声进入他的胃里,变成了猫爪子,一下一下地抓挠着他的胃壁。他回想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已经很不对劲儿了,难怪他没听出她是谁来。

赵莲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但还是不说话。对面开过来的车灯一晃,她被泪水打湿的脸颊上反着光。

安次想了想,开车把赵莲带到常去的一家咖啡馆,给她要了一杯“卡布基诺”,还要了点儿吃的东西。

赵莲两手捧着杯子,把咖啡和奶油一小口一小口喝完,才开口说话。

晚上老板带朋友来吃饭,吃完饭约她和另外一个迎宾的女服务员出去喝咖啡。那时候几乎没有客人登门了,她们也闲了下来。赵莲出门后发现老板带着另外那个服务员开车先走了,他的朋友在等着她。他喝了酒,车开得飞快,一口气开到了城郊的树林里。他劝她别干服务员了,让她以后跟着他,他给她买房买车,买钻石买手机。除了婚姻,他什么都能满足她,就是婚姻,也不是绝对不行,只不过是眼下不行。他一边说一边动手动脚,把她吓得半死,好不容易挣开他跑出车去,但旗袍绊腿,没跑多远又让他抓回了车里,幸亏她

死命地抗拒，最坏的事情总算没有发生。两个人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他的酒慢慢地醒了，态度温和了不少，但意思还是原来的意思，劝她跟了他，她要是跟了他，想什么有什么。赵莲担心无法脱身，也假装对他的提议有兴趣，但强调说她不是随便的女孩子，轻易就和男人如何如何，她让他给她点儿时间考虑。老板的朋友同意了，他们开车回城，中间他停车去买烟，她趁机下车躲了起来，他买完烟回来，见她不在车里，在四周找了找，就开车走了。她这才跑出来，找到那家可以打电话的杂货店，她身上没带钱，没法儿打车，而且时间也太晚了，“洞天府”这会儿可能已经关门了。她这才给安次打电话。

“你说过你会帮我忙的。”

“我会帮你的。”安次松了一口气。赵莲讲完了，他也像喝多了酒刚刚吐完，虽然有些别扭，但轻松了不少，“吃完饭，你想去哪儿？”

赵莲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先吃点儿东西吧。”安次把盘子往她面前推推，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实在没地方去就跟我走。”

赵莲吃了几口东西就不吃了，安次把烟揷在烟缸里，招手叫服务员过来买单。

“我们去哪儿？”赵莲问。

“郊区树林。”安次笑着说。

赵莲嗔怒地瞪了他一眼，笑了。

安次带着赵莲到了“圣湖”酒店，酒店的装修工程是安首承包

的，还有一部分余款没结，他们兄弟在这里开房打对折不说，还可以签单。服务员早都跟他们熟悉了，安先生长安先生短的，一边拿眼睛瞟站在他身后的赵莲。

“你经常带女孩子来这里吧？”进了电梯赵莲问。

“你呢？”安次反问她，“你是第几次跟男人到酒店来？”

赵莲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别转过身子，垂下眼睛盯着自己的脚。

电梯到了楼层，安次先走出去，回头一看，赵莲留在电梯里不动。

“生气了？”安次又走回去，电梯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按了一下按钮，笑着跟赵莲说：“我跟你开玩笑的。”

赵莲幽幽地瞪了他一眼，电梯门又打开，她这才跟着他走出来。

酒店是四星级，房间很舒服。浴室是特别设计的，有平常酒店浴室的两个大。里面既有淋浴间，也有浴缸。

“洗个澡吧，要不然浪费了。”安次推开浴室门，指给赵莲看了看。又指了指她身后的衣橱，“里面有浴衣，都是消过毒的。”

赵莲没说话。

“你放心。我既然没把你带到郊区树林里，就不会干那些在树林里干的事儿。”安次在窗前的沙发上坐下，“当然，你想洗就洗，不想洗也别勉强。”

赵莲犹豫了一下，在写字台前面的椅子上坐下了。

“我不想洗。”

“那我洗一洗，你不介意吧？”安次问。

赵莲又犹豫了一下，摇摇头。

“这儿有零食，冰箱里有饮料。你自己随便。”安次拿了一件浴

衣进了浴室。水很热，他的思想和身体却都是冷静的。在“洞天府”的那个夜晚，安次对赵莲产生的亲近感越来越遥远，几乎变成了某种想象。而眼下这个坐在房间里的赵莲才是真实的，她的身体好像比那个夜晚丰满一些，尖下巴也不知怎地变圆了，还有她说话的声音，她眼神儿，全都变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最重要的是，安次觉得她变脏了——在他的感觉里，那个男人的抚摸还停留在她身上，宛若皮肤病让人心生憎恶——她不是那个雨夜里双手放在腿上、目光熠熠地听他读诗的赵莲了。

安次洗完澡套上内裤，然后才把浴衣穿上。

赵莲坐在沙发上，望着他。

“你想喝东西吗？”

赵莲摇摇头。

他从冰箱里取出一听啤酒打开，挑了个离她最远的位置在床边坐下了。

“你晒不晒？想睡觉吗？”

赵莲摇摇头。

“要不……”安次喝了口酒，看着赵莲，“你一个人在这儿睡吧，我下楼跟服务员说一声，直接把账结了。”

“不用，”赵莲赶忙说，“我并不害怕你。你要是走了，没准儿我倒会害怕的。”

好像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似的，她也洗了个澡。但她没穿浴衣，又把旗袍穿回身上从浴室里出来，两用手毛巾吸着头发里的水。

安次跟她随便聊了几句，他半睡半醒的，只知道自己在说话，却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房间里所有的灯都开着，明晃晃的，让人

睡不踏实。安次在迷迷糊糊中,知道赵莲也在另一张床上躺下了,她好像睡不着,翻过来翻过去的。

早晨起床洗漱后,安次带着赵莲下楼吃早餐。赵莲没睡好,眼睛下面发黑,昨天哭肿的眼睛倒是恢复原状了。她长了一对桃花眼,天生就擅长左顾右盼,她和安次同时注意到两个外国男人的目光围着她和她身上的旗袍转。

“你这么秀色可餐,也难怪一大堆男人要围着你流口水了。”安次端着盘子坐到赵莲的对面。

“什么流口水,说得那么恶心……”赵莲笑容明媚。

5

10

“你在干吗?”

和赵莲在酒店分手后,她不停地给安次打电话。一共八个。安次在心里数着。没什么要紧事儿,她说她站在门口迎宾,偶尔到吧台里面坐坐,打电话很方便。

“你不专心接客,当心老板骂你。”

“你才接客呢,”赵莲啐了一声,“讨厌。”

安次笑起来。

“我还当你是正人君子呢,没想到你这么坏。”

“你千万别把我当正人君子,我既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想当正人君子。”

“你就是。”赵莲加重了语气强调,“你嘴硬也没用。”

“女人要是跟男人说,他是个正人君子,那意思就等于是让这个

男人滚远点儿。”晚上安次开车把赵莲接出来，到前一天去过的咖啡馆喝咖啡。

赵莲显然没想到这个，愣住了。她甚至没顾上挑他的语病，她不是“女人”，是“女孩子”。

“所以我说我不是。”

安次笑，赵莲也跟着笑了。

“你确实不是。”

服务员送咖啡过来，托盘上面还有果盘，炸薯条，以及腰果杏仁儿之类的东西，把他们中间的小桌子摆得满满的。昨天安次给赵莲点了一杯“卡布基诺”，她竟然记住了，今天小姐问他们喝点儿什么，“卡布基诺”四个字从她嘴里脱口而出。

赵莲穿着一件宝蓝色旗袍，安次第一次见她时她穿的那件。她的旗袍在临近午夜的咖啡馆里也颇引人注目。坐在其他男人身边的那些女孩子大多属于染发，穿吊带衫，趿拉着鞋拖，手指间夹着细长的女士烟那一类。相形之下，拘谨的赵莲显出一股古典美女的味道。

但很快，她会变得和她们一样。安次看着赵莲想。傍在男人身边，染发，穿吊带衫，抽烟，眼神儿变得迷蒙。

“那个想包你的男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你干吗问这个？”赵莲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不自然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下次我去吃饭要是碰上了，你告诉我一声。”

“我可不想再见他。”赵莲断然拒绝。

“你不想见他，他可能想见你呢。”

“想见我也不用，我会当他是透明的人。”

“……你整天站在门口，很多男人追你吧？”

“多少算很多？”

“一百个？”

“哪有？”赵莲笑了，“我才来了一个多月。”

喝完咖啡安次把赵莲送回员工宿舍。以后的几天也是一样。他偶尔和她开开略嫌过火的玩笑，但连手指尖儿也没碰过她一下。他带她去过一次酒吧，刚走进去就后悔了。里面吵得要命，赵莲跟他说话时，嘴唇都快要贴到他的耳朵上面了，他很快招来侍应买单，带她离开了。在酒店中午和下午之间的休息时间，他带赵莲出去逛过几次街，给她买了一些衣服鞋子，还送了她一个手机。他们买完手机从商场的扶梯上下来时，赵莲挽住了他的手臂。商场里冷气开得很足，她的胳膊又滑又凉，他假装没注意到这个细节，用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电话来放到耳边，“哪位？”

是安首的电话。安次通完话，看了赵莲一眼，“今天晚上我哥在你们那儿请客。”

赵莲的胳膊紧了一下，“你也来吗？”

“……我还有点儿别的事儿，看情况吧。”

“你把别的事情推掉嘛。”

安次没往赵莲脸上看，在心里玩味着她撒娇的语调，有点儿好笑地想：她现在是不是以为她是我的什么人呢？

安次在家煮面时，赵莲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陪客户呢。赵莲的声音有些委屈，“你哥带人来了，让我在包房里侍候。”

“可能是你上次表现得太好了，他才跟你们老板特别要求的。”

“……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去的哦。”赵莲把电话挂了。

6

安次吃完面，第二个影碟看到一半时，又接到赵莲的电话，“你赶快过来，快点儿。”

电话挂断了，安次犹豫了一下，他不想让赵莲养成随便撒娇的习惯，把电话放到一边，接着看影碟。

差不多过了一刻钟，赵莲又打电话过来，声音里带着哭腔。“你怎么还不过来啊？你快点儿过来啊。立刻就过来。”

安次关了影碟机，出门开车直奔“洞天府”。

“赵莲在哪儿？”他问门口的迎宾小姐。

“紫竹。二楼。”

安次上了二楼，一路看着包房门上的门牌，“红蔷”、“碧丝”、“墨菊”，一直走到最里面，才发现“紫竹”两个字。他敲了敲门，里面没人应。他侧耳听了听，里面明明有声音，他又敲了敲门。

有人朝门口走过来，一下子把门打开。

“……你怎么来了？”安首喝了不少酒，酒气扑面而来。

“客人……走了？”安次往包房里面看了一眼。

“啊……今天散得早。”安首笑笑，回头看看赵莲，“我正跟美女说别的事儿呢。”

“你怎么才来？”赵莲出现在安首身后，哭得脸像刚洗过似的。

安次觉得有个无形的拳头狠打了一下自己心口。